世說新補 五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規箴下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覩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謂之曰禹惜寸陰（帝王世紀曰禹有聖德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日應劭篤學多聞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嫌疑崔子真作政論後漢書日崔寔字子真少沉靜好典籍以郡擧徵詣公車除為郎論當世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日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日邕所著獨斷勸學釋誨詩賦碑誄凡百四篇傳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日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言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祖逖發書薦隱修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顗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答曰我病自當差正
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顗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顗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補

王國寶搆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

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補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補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

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来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幼童傳曰瞻幼而聽悟五歲能通玄理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曾祖萬晋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共遊戲命瞻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補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撫之曰我不愚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默之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補

顔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補

孔中丞二弟在官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賕賄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魏持身之節亦日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聽致覆沒

補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嘗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潁雋出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亟覘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補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補　補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軿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麄猛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思遠立身簡約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恱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

以入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輿敬則諸兒並精車牛轝服飾顯達誠之日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醫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猜怖舉兵襲建業敗死子皆伏誅

補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弑乃即位於江陵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梁大寶元年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弑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二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

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補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仍改賜名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補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補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為京職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己然簡約自高無所賑施及籍沒財產甚豐後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傅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功加號鎮國曆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補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曰太

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節羋小未成竿後遷戶部貟外

補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弘詞科為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毋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補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補

陳恭公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為榮靈詔謚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為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鏤之劍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荅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荅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録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五君神泝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亂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歠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

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補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惔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卒

補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編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恳出之梁書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驩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補 蕭彦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彦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彦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彦瑜南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補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勔子也機悟多能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梁為大司馬從事中郎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曰兖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補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祖嶷淮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然之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侍郎以文學見重一時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獻文皇帝子敏而躭學雅好屬文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傳曰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補

令狐相鎮淮海日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氺傍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十水揚州大明寺第十二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寳䂓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䟦常等十八入皆故殷時學士也唐同光中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朂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封晋王存朂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洞庭乃沅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楚志曰洞庭湖凋數百里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㨿背嘉之三楚新録曰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内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悦

夙惠

賔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

必不明

黃子琰少卽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郡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

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太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太踧踖

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兒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覩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

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齓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

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
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
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
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補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儀而外通劉豫州蜀志曰先主東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西階

補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迹擢太子輔義都尉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鋝鍔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儁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

一時貶黜權有後咎盤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義校尉

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犬曰守則有豪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兵時秦宜祿阿鰾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
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補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淨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荅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

叅軍周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請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孫盛爲庾公記室叅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
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

耳毋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褥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

補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寳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養（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和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鄅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頴

補

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藺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揖大中大夫筠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補

蘇頲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延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言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莞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孟啓本事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紀事

日題父瓌字昌容武功人以正立朝祖中睿二宗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徐陵文並綺艶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皆歎異之鄭棨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題處題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題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燕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題詠之立呈詩瓌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又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題出代擁小許公也

補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乎之尤精三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讀書至牧

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之言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補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罷懐咽武亦憤惋俟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補

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譖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負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負半千晋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睿宗朝崇文館學士因問童子豈有類若

者乎俶詭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潁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㪚官寵之

補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雱字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至大中授集賢學士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長沙人工畫神佛畫陶母剪髮圖陶母事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三

豪爽

補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爲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

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

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匐匍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顰顣曰惡用此鶂鶂爲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飄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

足舒其逸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陳林道在西岸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

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策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隷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耳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潯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補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補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謐字永和以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補

裴寬罷郡西歸（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

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叅軍居問狀荅曰寛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天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貶睢陽太守遷東海入為禮部尚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价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授兵曹叅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治下皆畏悅士社如歸

補

李白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

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遇赦還卒於宣城

登華山落鴈峯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華山志曰三峯直上晴霽可觀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也其內五星五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詩品曰朓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補

滕達道微時人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踈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

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善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

補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

枝樂會客拱辰廳胥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
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徃徃驚入在外舅杜祁公家宋史
日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著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
學士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
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
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
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史記
日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授張良為留侯

補

容止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 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

遷玄為羽林監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景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補劉季和嘗言荀令君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州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為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

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李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日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日思貌醜顇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日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

壁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晉書曰帝諱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

補

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陸士龍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

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日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瑯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瑯珠玉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衞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畧）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劭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叔）

劭也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褒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遥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没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海西公奕別見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補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鑑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補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補　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補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

在宗廟

補 梁武平建業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瀹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為吳興太守

補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閑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補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隋書曰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

補

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帷䟽學楊玄感舉兵以為謀主屢戰克捷上踊魏公設壇即位歸身於唐封邢國公**煬帝見之**隋書曰帝諱廣文帝第二子弑父自立承富強之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謂宇**窮侈極欲巡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文述**隋書曰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開皇初拜居衛大將軍**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密傳曰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代宗朝拜幽州盧龍節度使留京師涇原兵作亂奉泚為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信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信㝡寢陋自稱甘草門**

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佶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佶清勁溫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没餘慶行朋友之服緇紳美之

補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徵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

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處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

乃令憂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晋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

能結軌驟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梏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參軍高帝為南兗州伯玉從轉驃騎中兵參軍忠勤盡心當衛左右大見親信永明元年以事伏誅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呈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遥望

見思曼乃放鷹紲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三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顔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欝爲名士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叔稷俱有令譽歴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羨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

補

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補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褉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

始到庚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往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彦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袁彦道袁耽別見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補

王曇首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碑瑯琊王大司馬屬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運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補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補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床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補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通㥄之子也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入日登雲龍門㥄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為崔瞻父子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仲長子光　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来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絶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訪陰生遊河渚一覲而伏曰東方朔嘗整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適者鉤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説曰薛收問仲長子光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從與相近　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皋時人號東皋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薄葬預自為墓誌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

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

是索靖所書[羊惜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張芝姊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體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躍驚雲]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補

閻立本善畫[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拈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

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補

蕭穎士 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爲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爲文元先生　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拔奬後進爲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皆由奬目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李冗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蘇司業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補

受僞官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葺以修竹泉流其前日樂天洞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三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傷逝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後漢書曰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武既輔政有誅翦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盡收諸狡猾無狀者送北寺獄會甫等共劫太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洛

陽都亭郭林宗哭之於野檀弓曰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仰詩瞻烏爰止
不知於誰之屋小雅正月詩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尅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
章殷子徵晨夕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謝承後漢書曰式少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屍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

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補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小雅蕩詩）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寑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別見）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

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為墮淚碑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

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裒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峩峩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郵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樑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名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故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鵶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蒙別傳曰蒙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蒙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

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丘也高墳鬱

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羊氏譜曰綏字仲彥泰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

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曹子建箜篌引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宋書曰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少懷靜默柔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

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

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絶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補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美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爲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爲文章曉

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補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補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鍔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謂孝綽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侍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仕至太子中庶子

補 梁簡文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弑

之為侯景幽縶南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朱氏遂為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大清二年陷石頭城自稱漢王湘東王繹起兵斬之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略曰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日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眭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夸北史隱逸傳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州郡逼

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李懷李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以李所乘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李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時朝法甚峻李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李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李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乃止

補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補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畧日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侍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爲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眞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補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汚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補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

補

棲遯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吊者盈門後毋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掛〔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也〕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魏隷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
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
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灞陵山中范曄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
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
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
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
遁以壽終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

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胷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俛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入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慎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

臨海太守侍中
年五十四而卒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沉冥李軌注曰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子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子時符堅

臨江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也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

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潯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潯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

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遁棲遠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

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庚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攺其樂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絜自立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頤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郗尚書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絶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續晉陽

補

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晉書曰郭瑀字元瑜燉煌人隱於臨松薤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

四時消息豈知舊生倒懸四海待拯孔子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補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向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毋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郡閣所稱宋高祖辟主

補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元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會稽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峴山茅茨澗飲孔淳之訪之信宿不去神思傾豁

補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苫草沒堦皇甫謐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有富人羅沖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有何以不足助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補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史

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補

魚復侯南史曰魚復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貶為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居江陵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霈不視遂徃廬山

補

庾果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韮菹薤韮生韮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蕭子

補　補

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

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迨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初為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侍不就卒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曰秦阮倉所記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錄集以傳真識之士

王沙彌沙彌王晞小字也北史曰晞字叔朗北海劇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為儀同大將軍毋終後遨遊華洛悅其山水圖經曰洛水出洛南縣冢嶺山經華縣入於河蘇轍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峦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敞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圃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與范陽盧元明北史曰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徃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爲奉車都尉季景少孫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

大司農鄉

補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補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爲隱居不仕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竇益州遺以衣服逼爲鄉正劉昫唐書曰竇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鄧國公恭之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

芒屩置路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屩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為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王摩詰貯蕙蘭用黄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

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

補

顔真卿爲湖州刺史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爲監察御史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真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爲楊炎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輿地志曰苕溪一源自天目一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至吳興入于太湖霅溪者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爲一溪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射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補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

補　補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許愼選而語林作謹選未知何據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三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林逋隱居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

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鈎輈頗為士夫所稱

補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于坡坡呼為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迭薦之召為諫議大夫周煇清波襍志曰師川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賛機命

世説新語補巻之十四